

劍网本 丝
(上)

梁羽生著

剑网尘丝

梁羽生 著

(上)

文化艺术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梁羽生是国内广大读者极为熟悉的著名武侠小说家。《剑网尘丝》是他的力作之一。

中洲大侠徐中岳正欲拜堂的妻子被飞天神龙卫天元抢了去，三年前的一场比武在婚礼上继续进行……

本书以中洲大侠徐中岳与飞天神龙的恩仇、扬州大侠楚劲松与“大魔头”齐勒铭的情怨为中心线索，描述了江湖英雄、武林怪客、丐帮头领、名僧高道的格斗较量、从而揭露皇帝鹰犬、达官显贵的无耻嘴脸、江湖侠士的爱情和儿女情肠。从而揭示了丑与美、爱与恨、正义与邪恶之间的斗争。读之催人泪下，令人鼓舞。本书情节波澜起伏，跌宕有秩，不失为春蚕吐丝，天衣无缝。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成功地吸收了传统描写手段，也采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写，多方面塑造人物。把中西的描写手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失为优秀之作。

目 录

第一回	喜结良缘 变生意外	佳人侠士 红烛青霜	 1
第二回	旧侣寻仇 新娘比武	掌伤大侠 血溅华堂	 82
第三回	除夕归人 深霄赴约	无辜遇难 清白蒙冤	 142
第四回	旧梦成尘 此心如水	青梅竹马 飞絮飘萍	 200
第五回	不见创痕 难明心迹	疑真疑幻 非友非仇	 257
第六回	陌路相逢 鸾胶再续	难分邪正 莫问根由	 337

第一回

喜结良缘 佳人侠士 变生意外 红烛青霜

鸳鸯意惬，空分付，有情眉睫，齐家莲子黄金叶，争比秋苔，靴风几番蹀。墙阴月白花重叠，匆匆软语屡惊怯，官香锦字将盈篋，雨长新寒，今夜梦魂接。

——史达祖·一斛珠

盛大的婚礼

八方豪杰会中州！

这是一个喜洋洋的日子，洛阳城内，中州大侠徐中岳的门前车水马龙。

这些英雄豪杰是来贺徐中岳的续弦之喜的。

虽然是鸾胶再续琵琶，却胜似人当年萼绿华。这场婚礼铺张，比起他的第一次结婚，不知风光了多少！

新娘是洛阳有名的美人，新郎的身份，亦早已和从前大大不同。

十八年前，徐中岳和他的前妻成婚之时，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而且纵然不能说是家道贫寒，也不过是中产人家，只有祖先遗下的薄田数亩。

如今的徐中岳则真是谁个不知，那个不晓。他是北五省的武林领袖，人称“中州大侠”，拥有良田千顷，万

贯家财。

这样一个有财有势复有“侠名”的人物，趋炎附势的小人固然要趁这个机会来巴结他；江湖上名头响亮的角色，甚至各大帮派首脑，得知他的喜讯，也年纷纷前来道贺。

红烛高烧，盈堂宾客，名园设宴，锦绣花园。幸好他家有大大花园，否则恐怕真是难以容纳那许多人不请自来的高明贵客。

在客厅上挤不下的宾客就被招待到花园里去，这些人也大都是身份较次一等的宾客。

不过也有身份颇高的宾客，自动愿意到花园的。徐家的花园在洛阳大大有名，有个老翰林给他题了个匾叫做金谷园。

金谷园种的牡丹最多，此时正是牡丹盛开的季节。

“开琼筵以坐花，飞羽觞而醉月”，这是大诗人李白所称道的赏心乐事。飞羽觞而醉月有待晚间，开琼筵而坐花则一大清早就开始了的。川流不息的客人，吃的是川流不息的“流水席”。

园中的客人各适其适，喜欢喝酒的喝酒，喜欢赏花的赏花，倒是无拘无束。因此不少客人宁可放弃在客厅接受主人招待的光荣，跑到园中透一口闷气。

气氛也有点大不相同，坐在客厅里的十九是德高望重的成名人物，虽然也都是有说有笑，热闹非常，但却无非是宾主之间的相互恭维。倒是在这园子里偶而可以听到对主人不太恭敬的说话。

金谷园以牡丹闻名，客人们谈论得最多的，除了主人慷慨、新娘的美貌之外，就是园中的牡丹名种之多了。

但其中却有一个秀才模样的人，独自一人，一路看花，一路摇头。

一个客人走过去道：“咦，楚兄，你怎么啦？园子里的牡丹开得这样好看，你不是最喜欢赏花的吗？却怎的好像有点不大高兴的样子？”

这个秀才模样的人是从扬州来的客人，名叫楚天舒，外号“铁笔书生”，别看这副酸秀才的模样，一对判官笔擅点奇经八脉，在江湖上可是名气不小。中州大侠徐中岳和他并不相识，只因慕他之名，故而托朋友代送清帖的。替徐中岳邀客的朋友，就是好今过来与他搭讪的这个客人。

这个客人名叫申公达，交游广阔，最喜理人闲事，是江湖上出名的“包打听”，外号“顺风耳”，江湖上的事情远远近近，大大小小，问到他几乎无有不知。即使他真的不知，他也有本领捕风捉影，口沫横风的说上大半天，说得你不能不相信他是“权威人士”。

楚天舒见他问起，淡淡说道：“我看得不顺眼！”

申公达怔了一怔，说道：“什么事物你看不顺眼？”

楚天舒道：“是这些牡丹。”

申公达诧异道：“天下的牡丹以洛阳最有名，洛阳的牡丹以金谷园最有名，你瞧这大红玛瑙般的牡丹开得多大，这白牡丹毫无杂色，开得多美，还有那黑牡丹更是别处

所无，洛阳才有的珍品。难道这些名种还不够好？”

楚天舒道：“好，很好。说实在话，我在别处确实没有见过这许多名种牡丹。”

申公达道：“那你为什么还看不顺眼？”

楚天舒道：“就因为遍眼都是牡丹。”

申公达皱眉道：“对不住，我可不懂你的意思。是牡丹又有什么不好？”

楚天舒道：“不是花本身不好，是牡丹花不合主人的身份。”

申公达道：“你越说越奇怪了，主人的身份和他的花园里的花也有关系的吗？”

楚天舒道：“当然有关系，而且大有关系。比如说菊花隐逸者也，所以陶渊明独爱菊；莲是花之君子者也，所周敦们独爱莲，……”

申公达道：“慢点、慢点，你说的这两个人陶什么、什么，我听不清楚，他们是哪一派成名人物？”

楚天舒不觉失笑，说道：“他们不是武林中人，是古代的读书人。”

申公达道：“怪不得我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你不必掉书包了，只说牡丹花吧！牡丹花合什么人身份？”

楚天舒道：“牡丹花俗称富贵花，是人皆爱牡丹，喜欢牡丹的人到是什么身份都有的，尤其是达官贵人，富商巨贾。”

申公达道：“牡丹是富贵花，我当然知道，花名富贵，这意头正是好得很呀！”

楚天舒笑道：“对你当然是好得很，对一般人也都是了得很。但徐中岳却是中州大侠身份！”

申公达似懂非懂，说道：“哦，我有点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徐大侠对花的爱好，不当和一般凡夫俗子相同？”

楚天舒道：“或许我的想法有点怪，我决不敢看不起你所谓的凡夫俗子，但我总觉得以徐大侠这样的身份，独爱牡丹，多少有点俗气。”

申公达笑道：“楚兄，你的想法可真有点怪。我到要问你，你还有什么看不顺眼的？”

楚天舒道：“金谷园这三个字我也看不顺眼。”

申公达道：“这个园名是洛阳最有名的一个老翰林题的，听说还有典故呢，难道你还闲他学问不够？”

楚天舒笑道：“我连秀才都没考取，学问当然不能和翰林相比。你可知道他用的是什么典故吗？”

申公达道：“我西瓜大的字识不够一箩，应该你说给我听才对。”

楚天舒道：“我的学问虽然比不上人家，这个典故总算还懂。其实认真说来也不是什么典故，那老翰林不过是照搬人家的园名。最早的那个金谷园是石崇的。”

申公达道：“石崇又是什么？”

楚天舒道：“石崇富贵甲天下，他是晋代最有钱的人。”

申公达道：“那么这个园名就更适合徐大侠身份了，他虽然不是‘富贵甲天下’，却也是洛阳首富。”

楚天舒微喟道：“对，还是你说的对。我看不顺眼，

只是我看错。”

申公达甚为得意，说道：“想不到你也会认错。”

楚天舒叹道：“这叫做闻名不如见面，见面不似闻名。来到徐家，虽然我还未和徐中岳正式见面，我也知道是我看错了。”路公达不觉又是一怔，说道：“见面不似闻名，你这话又是什么意思？”

楚天舒道：“没什么意思，中州大侠之名如雷贯耳，以往我只知他的大侠之名，并未知道他是洛阳首富。”

申公达并不糊涂，笑道：“我懂得你的意思，我们读过书的人总喜欢自鸣清高，大概你是认为大侠就不应该也是大富吧？老弟，不是我说你，你这是不切实际的书生之见。”楚天舒是他带来的客人，他觉得有教训楚天舒的义务，为了表示亲热，于是不客气改了称呼，从‘楚兄’改称‘老弟’。

楚天舒笑道：“我本来是满肚皮不合时宜，请你不吝指教。”

申公达道：“行侠仗义固然要武功高强，钱财也是不可缺少的，否则你拿什么去做善事？”

楚天舒道：“徐大侠的父亲想必是河南首富了。”

申公达道：“这你倒是猜错了，他的父亲在生之时，家境还不如我。何世这样猜？”

楚天舒道：“徐大侠要做许多善事，银子料应花得不少？”申公达道：“这是当然的了，我曾亲眼看见，他一天之内，用了三千两银子送给几批向他打秋风的朋友。白花花的银子当真像流水般倒出去。”

楚天舒道：“着呀，他每年要用那么多银子，如今还是洛阳首富，他的父亲按说就应该比他更有钱才对，我猜想人是河南一省的首富，已经是估计过低了。但依你所说，我的猜测竟然与事实不符，真是令人奇怪。”

申公达道：“那有什么奇怪，有钱人家非得承断遗产不可吗？你不许他自己挣来？”

楚天舒道：“他一年到头行侠仗义，一不做强盗，二也没经商，哪里发的财。”

申公达笑道：“所以我说你不通世务，一点也没说错。俗话说，善有善报，他行侠仗义，虽然是施恩不望报，但得他排难解纷的受惠者，总免不了有人要报答他的。”

楚天舒点了点头，说道：“原来如此！”

申公达恐怕他对自己尊重的中州大侠有所误会，说道：“我把他的几桩行侠仗义的事情说给你听，这几件事情他可是分文不受的。而且，从这几件事情，你也可以知道他的武功确实足以惊世骇俗。”正当他要说下去的时候，楚天舒却阻止他。”

楚天舒徐徐说道：“徐中岳的英雄事迹，我早已耳熟能详。他曾经打败黄河三煞；单剑刺伤陕甘路上的黑道七雄；一根小指头胜过“大刀神”周霸的七十二斤重的铁枪；嵩山论剑，少林寺的监寺枯禅大师和武当派的掌门金光道长都甘拜下风……我早已听得不厌了，你还是给我说点别的吧。”

申公达笑道：“不错，这些事情，人尽皆知。但有一件事情，相信你尚未知道。”

楚天舒道：“什么事情？”

申公达道：“你知道江湖上前几年曾经出现过一个绰号‘飞天神龙’的大魔头吗？”

楚天舒道：“我虽然孤陋寡闻，远远不及老兄的消息灵通，但这样一个名震江湖的大人物，我尚未至于毫无所知。”

申公达道：“你知道一些什么？”

楚天舒道：“听说他出没无常，有如神龙之见首不见尾，许多武林中的知名人物都曾吃过他的苦头，但却连他的庐山真貌也没一个人能说得清楚……”

申公达道：“岂止只是吃过苦头那样简单，风雷堡的堡主给人割去脑袋，饮马川的李庄主给他刺瞎双眼，甚至侠义道大名鼎鼎的贺敬金贺老英雄也给他割去一对耳朵，事后都不敢声张，赶快弃家避祸。他做了案子，喜欢用对方的鲜血在墙壁书一条龙。“飞天神龙”的绰号，一半固然是因他首不见尾，一半也是因他喜欢以龙为标志而得。两年之间，江湖上的成名英雄给他残害了不知多少。人人恨之刺骨，却是谁也难奈他何！非但不敢动他，甚至听到他在那里出现的消息，也要闻风远避。”

楚天舒道：“可惜他却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正当江湖上为他闹得沸沸扬扬的时候，他就突然失踪了。”

申公达道：“阿弥陀佛，你怎的这样说话？他在江湖闹了两年，已经闹得人人自危，再闹下去，那还了得？但你可知道他是因何失踪吗？”

楚天舒老老实实回答：“我不知道。”

申公达大为得意：“你不知道，我可知道。”

楚天舒道：“你若真的知道，那就请你说来听听。”言下之意，大有不敢怎么相信，只是抱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态度。

申公达有点不大高兴，说道：“我当然是真的知道，你我相交日子不算浅，你应该知道我这个人，任何事情，我一定是知道得清清楚楚才说，决不会胡说八道的。”

楚天舒心里暗笑：“你那副德性，我怎会不知。”但为了按捺不下好奇之心，心想：“就是听他胡说一通也好。”便道：“好了，好了，算我说错了话，我向你赔礼，你快说吧。”

申公达这才大笑道：“老弟，我只说给你听，你可不要告诉别人。飞天神龙是因败在中州大侠徐中岳手下，给徐中岳逼他立誓，从此退出江湖的。”

楚天舒道：“哦，有这样的事？你又是怎么知道的？”

申公达道：“当然是中州大侠徐中岳亲口告诉我的了。否则我焉能知道这样清楚！”

楚天舒道：“这倒有点奇怪了。”

申公达道：“什么奇怪？”

楚天舒道：“飞天神龙失踪已经三年，难道徐大侠只告诉你一个人？否则江湖上有那么多人和飞天神龙作对，怎的消息不会传出去？”

申公达掀须笑道：“你说得不错。徐大侠就只告诉我一个人，他说申大哥，咱们哥儿俩的交情不比寻常，我

说给你听无妨，你可要替我保守秘密。”

楚天舒忍不住“噗嗤”一笑，说道：“申大哥，这句话你刚才也似乎和我说过。”

申公达的面皮居然不红，说道：“老弟，咱们哥儿俩的交情可也是非比寻常呀！所以徐大侠吩咐我不要说那句话，我也告诉你了。”

楚天舒忍住笑道：“多谢，多谢你老哥看得起我。那飞天神龙是男是女，是肥是瘦？”

申公达道：“当然是男的了，女的怎会有那样大本事？身型嘛，这个，这个徐大侠倒没提起，不过，推想该当是个比较瘦的。胖子不可能有他那么好的轻功。”

楚天舒再道：“那么他是老是少？这个徐大侠总不至于漏掉不说吧？”

申公达道：“说了，说了。是个年约五十开外的还不能算是太老的人。”他想，还是说得年纪较轻，那就似乎不合飞天神龙的“身份”了，年轻人岂能打败那许多成名人物？

楚天舒道：“飞天神龙用的是什么武功？”

申公达道：“啊，神奇之极，他会绵掌击石如粉的功夫，能够摘叶飞花，当作暗器功夫，还会，还会一指禅功，呀，太多，太多了，徐大侠虽然一一告诉我，我也记不住了那么多……”

楚天舒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申公达正自说得口沫横飞，给他大笑打断，不禁微有愠色，瞪他一眼，说道：“你笑什么？”

楚天舒道：“你为什么不说他们比武的时候，你也在场，那不是更可以说得活龙活现？”

申公达气得双眼翻白，说道：“你以为我是胡吹吗？”

楚天舒道：“不敢，不敢，我见你说得如此精彩，和你开开玩笑而已。你说故事的本领，我一向是佩服的。”

申公达白他一眼，说道：“唉，你这个人就是有这点毛病，名士派头，玩世不恭，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什么地方，也不管是对什么人，总喜欢开开玩笑。”

楚天舒道：“没办法，这叫江山易改，品性难移。请你老哥包涵包涵。”

申公达道：“你心里一定还有点怀疑，为什么徐大侠只肯告诉我？徐大侠交游满天下，够得上资格和他称兄道弟的也不止我一个人。”

楚天舒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你和他的交情不比寻常啊！虽然他的好朋友很多，但那些人和他的交情都比不上你，你最要好的朋友！”

申公达眉开眼笑，说道：“不错，徐大侠是把我当做最可靠的朋友才告诉我的。但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却是为了另外两个原因，第一、他这个人最怜才，飞天神龙是虽然败在他的手里，武功也是十分难得的了。他为了爱惜飞天神龙的武功，所以只是逼他退出江湖，并没取他性命。但这样处置，要是他说给别人知道，别人一定会怪责他太过宽大的。第二、他为人又最谦虚，故此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为了武林立了这样大的功劳。”

楚天舒道：“如此说来，这位徐大侠可真是十全十美，可佩可敬了。不过，恕我说句你不喜欢听的话，我对这位徐大侠，可没多大兴趣！”

申公达一愕道：“那你对什么有兴趣？”

楚天舒道：“我对他新娘有了兴趣！”

申公达怔了一怔道：“你对他的新娘有了兴趣，这是什么意思？”

楚天舒笑道：“你别心邪，我听说新娘子是洛阳城内第一美人，我是凡夫俗子，对美人的兴趣当然比对大侠更浓。不过，所谓“兴趣”，也只是要知道多一点关于美人的事情而已，你莫想歪了。”

申公达笑道：“我是不会心邪的，只怕你想歪了。你不想歪就好。不错，新娘的确是罕见的美人，她姓姜，芳名雪君，名副其实，艳如桃李，凛若冰霜。佳人侠士，她和徐大侠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楚天舒道：“这位姜小姐是那家名媛？”

申公达道：“俗话说，英雄莫问出处，依我看美人也是一样。女孩儿只要长得漂亮，就不难飞上枝头变凤凰。这位姜小姐的身世倒并不怎样辉煌。”

楚天舒道：“她的爹爹是干什么的？”

申公达道：“说起来倒也算得是武林中人。”

楚天舒道：“倒也算得，这是什么意思？”

申公达道：“她的父亲叫姜远庸，在洛阳城内开个小小的武馆，这位姜师傅大概只会几手三脚猫功夫，因此门徒经常也只是小猫三双四双。有人说要不是他有一个

漂亮的女儿，恐怕连一个门徒都没有呢。”

楚天舒心头一跳，暗自想道：“那位朋友的消息果然不假，姜远庸原来是躲在洛阳城里装作一个混饭吃的平庸武师。但不知关于他的另一消息是真是假？”于是连忙说道：“这位姜师傅，我倒和想和他见面，我想你必与他相熟，待会儿他来了，请你替我引见引见。”

申公达笑道：“你要见他，只怕还要等几十年。”

楚天舒道：“为什么？”

申公达道：“你今年还未到三十岁吧，我是盼你长命百岁的。那就要再过七十年才能见着他了。”

楚天舒吃了一惊道：“姜远庸死了？几时死的？”惋惜之情，不觉现于辞色。

申公达有点奇怪，说道：“姜远庸虽然有个漂亮的女儿，本人却是个无名小卒。怎的你这样关心他，你认识他的吗？”

楚天舒道：“我知道有这个人，说不上朋友。”

申公达道：“何以你会知道像他这样名不见经传之辈？”心想：“若是为了姜雪君有名的原故，他却是刚刚才知道姜远庸是姜雪君的父亲。”

楚天舒道：“我也记不清楚是那位朋友和我提及此人的了。你也知道的，我的朋友和你的朋友不一样，你结交的都是名人，我结交的十九是无名小卒。”

申公达摇了摇头，说道：“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和你说正经的，你又开玩笑！”

楚天舒道：“我说的是正经话呀，我素来不喜欢高攀